

那年杏花
落满头

中国古代十七位风尘才女传奇

刘丽◎著
LIULI XINGCHIA
LUOMANTOU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那年杏花
落满头

中国古代十七位风尘才女传奇

刘丽◎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年杏花落满头：中国古代十七位风尘才女传奇/
刘丽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155-0422-3

I. ①那… II. ①刘… III. ①女性—名人—生平事迹
—中国—古代 IV. ①K8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67279号

那年杏花落满头：中国古代十七位风尘才女传奇

作 者 刘 丽
责任编辑 胡 敏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7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22-3
定 价 26.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中国古代的才女，按身份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名媛才女型，一类是风尘才女型。前者以蔡文姬、李清照为代表；后者以薛涛、柳如是为代表。蔡锷曾赠小凤仙诗曰：“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侠女也罢，才女也好，风尘圈确实涌现了许多出色的女子。

这些风尘才女，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历了“才命两相妨”的遭遇，但她们璀璨的才情却如划破夜空的流星，给冰冷厚重的历史带来了一缕灿烂的亮色。

本书中的才女，有的是史上确有其人，如薛涛、李季兰、柳如是等；有的则是传说人物，如苏小小、关盼盼等；有的则是文学中的人物，如谭意歌、聂胜琼等。

本书的主要内容虽以才女的才情婚恋为主，但其中也交织着不少历史事实，是一部文史兼容的通俗著作。

我喜欢历史，多少次灯下读史，那远去的刀光剑影、鼓角铮鸣，曾无数次激荡我的心灵；那千年外的金戈铁马、风云际会，也让我无数次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那英雄辈出而又血雨腥风的时代；也曾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我也喜欢文学。那碧云天、黄叶地，千种美景；那杨柳岸、晓风残月，万种风情，都令我为之沉醉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清词丽句！

这些年来，虽然写了数十篇文学理论与鉴赏方面的文章，也出版了

学术专著，但一直想做个尝试，就是把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让文史类著作不再是阳春白雪的“小众化”，而能成为脍炙人口的大众化。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期间，一位师弟向我推荐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开卷之后，爱不释手。当年明月的语言之新颖之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本书也试图学习他的风格，当然，自知还是相差甚远。

我的行文风格一向追求厚重与唯美。所以，这次尝试对自己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这本书稿的部分章节最先在“榕树下”连载，我的一些同学、朋友和老师是第一批读者。他们对我尝试不同的文风多抱以肯定的态度，但也有的友人表示不理解。

读硕时的一位密友就对我这次语言风格的转变很不习惯，曾批评我调侃性的语言较多。但是，我认为美，从来都是单纯的。永恒与静止是一种美，变化与流动也是一种美，如夏花之灿烂，秋叶之静美。

这本书今日得以完成，要感谢我的一些博友。

我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条消息。当时手里有两部书稿的资料，都是我很感兴趣的题材：一部打算写历代帝王的诗与史，本着传统的“以诗系史”的思路；一部就是这本风尘才女。后来，在博友们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后者。如果时间与心境都许可，我会接着把前部书稿完成。

不为文字之事，何遑有涯之生！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矣！

刘丽

2011年12月30日



【目录】

中国的茶花女——苏小小 1

省政府的女公务员——薛涛 15

唐代的女政治犯——李季兰 33

豪放女道姑——鱼玄机 52

唐代的邓丽君——刘采春 72

唐代的阮玲玉——关盼盼 84

皇帝的女秘书——杜秋娘 99

一个好女人——谭意歌 113

最铁的红颜知己——严蕊 126





最成功的小三——聂胜琼 141

最佳女配角——马琼琼 154

明代的杨丽娟——马湘兰 166

明代的超女——薛素素 185

末路女教师——杨宛 200

真女人是真名士——王微 214

这个女人不寻常——柳如是 225

衔泥燕到堂前凤——顾媚 246

【目录】



中国的茶花女

——苏小小

西湖，是一幅画，更是一首诗，它诉说着一个美丽的西湖故事：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

这首小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我坐着奔驰，你开着宝马。

我们去哪里约会？在那西泠的松柏下。

这是一首略带“小资情调”的小诗。别看它只有短短的二十字，却是轰动一时、风行后世的经典情诗，这正应了一句名言——“浓缩的都是精品”！

这首小诗的作者不是诗人不是作家，甚至连文人都谈不上，她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风尘从业者——苏小小，一个只在人间活了十九年的诗性少女。

正是苏小小，提升了风尘工作者的档次。

关于苏小小的身世，由于当时的户籍制度不完善，更没有什么单位档案之类，所以现在我们掌握的苏小小的材料，实在是少得可怜，但万幸的是，还是有一点资料流传了下来。

下面，让我们欢迎中国最早的青楼才女苏小小出场。

苏小小，传说是南北朝时南齐的名妓，家住浙江省钱塘地区，著名的江南水乡。

南齐是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为刘宋的将领萧道成所建。南齐是南朝四个朝代中最短命的一个王朝，仅仅存活了二十三年，可谓是昙花一现，在中国悠然而远的历史长河中，实在是一朵微不足道的小浪花。

就是这短短的二十三年，却造就了名垂后世的一代风尘才女——苏小小。可见，数量与质量自古就不成正比，如果从文学意义上说，南齐是一个浓缩精品的时代。

据说，苏小小出自官宦之家，也就是阿Q说的“祖上曾经阔过”的一类。自小就聪明伶俐，读书识字的天赋很高，六七岁的时候就初步显露出了才女的气象。以苏小小的家庭情况及后来的表现推断，她受过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文化程度怎么也应该是个高中的水准。

苏才女的童年很幸福，传说过的是蜜里调油的生活。但到她父亲这一代，就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以至最后的千金小姐苏小小，不得不从事只需一张床的无本生意。

苏小小人行不久，立马就“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比入道多年的姐妹生意还红火，到底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小姐，素质在那里摆着。

苏小小成名的原因很多。首先，她是位美女，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他没有见过好德如好色的男人。才高如西晋的左芬，在司马炎的官

中也不过是个摆设。但“美女”只是个基础条件，美女历代都不少，更别说靠容貌吃饭的声色这一行了。

所以，仅有点姿色是不够的，还得有点才，并且得是文才，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个注重文化的国度。而苏小小恰巧就是一位会写诗的美女。当时人都称她为“诗妓”，请看她给自己写的广告词：

燕引莺招柳夹途，章台直接到西湖。

春花秋月如相访，家住西泠妾姓苏。

这首诗是告诉那些公子哥们，自己是青楼从业者，家住在西泠湖畔，姓苏名小小，希望大家来拜访。苏小小的这首诗相当于一张名片，上面职业、地址、联系方式都有了。

但人家苏小小的这首小诗写得诗情画意，有什么燕啊莺啊柳啊，猛一看，以为是个“以文会友”的启事，根本看不出是色情行业的自我介绍。

苏小小的职业信息是她诗中的“章台”及“柳”三个字透露出来的。这几个字在中国古代可是敏感词，放在今天，是属于扫黄打非的专项词语。因为“章台”相当于“红灯区”之意，而“柳”则相当于现在“小姐”的代名词。

这几个字的含义我们将在下面介绍，现在还是接着说苏小小。

单单是女诗人的头衔，在当时就已不多见，更何况还是位美女，那更属于凤毛麟角了。才女加美女这一双重身份，令苏小小成为风尘圈内的知名人物，备受顾客推崇，她想不红都难。

据说，在当时的西湖一带，提到苏小小之名，无人不晓，许多男人都以见她一面为荣幸，如果再能由苏小小陪着聊一会儿天，更是男人间值得炫耀的一件事了。苏小小在当时的身价，要比今天“天上人间”的

头牌小姐高多了，当然那素质也是没法比的。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苏小小已经长成了十八岁亭亭玉立的少女了。虽然，每天有无数公子哥儿在身边献着殷勤，但就是没一个能入她的法眼。过尽千帆皆不是！小小很郁闷！

三月的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小小游兴大发，乘着她色彩斑斓的油壁车去郊外春游。

当车行至断桥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骑着青骢马的少年郎，苏小小的冤家到了——男主人公阮郁闪亮登场。

阮郁乃当朝宰相阮道的公子，奉父命到浙东办事，顺路来游览西湖。那青骢马忽然受到色彩鲜艳油壁车的惊吓，猛地一昂首，将马背上的少年摔了下来。

小小也吃了一惊，立刻走下车来道歉，那少年郎君已站起来了，四目相对，火花四迸，像苏小小这样的女孩子，走在哪里都是带电的。

这一眼，把两人看得如万能胶般粘在一起，这也是很自然的。德国的一位老夫子歌德说了：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少男少女，爱情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这阮郁流连在苏小小家，你恩我爱，一晃几月有余，把老爹交代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话说这阮宰相在家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来，正准备到派出所报案，却传来了儿子流连红灯区的消息。

阮宰相当下暴跳如雷，准备打发人将儿子强行带回。知儿莫若母，还是阮夫人了解儿子，忙上前劝阻：“老公啊，咱这儿子正在青春叛逆期，来硬的肯定不行。”两口子一商量，于是连忙派人送去特快专递，信上只有五个字：“母病重，速归！！！”

这小阮是个孝子，尤其和妈妈感情深厚，一看快递，心急如焚，恨不得长双翅膀，变成鸟人飞回家。小阮临走，对着小小海誓山盟，非亲爱的你不娶！感动得小小热泪盈眶，也坚决地表态：非亲爱的你不嫁！

小阮刚一踏进家门，就看见老娘正红光满面地坐在客厅里与父亲闲聊，就知道，自己中了爹娘的苦肉计了。

宰相父亲怒不可遏地训斥儿子的荒唐。小阮刚开始还强烈抗议，争取恋爱自由，甚至准备了离家出走、绝食、跳楼等N套方案，但几个回合下来，便向爹妈联军缴械投降，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这主要是阮妈妈的一席话起到了重要作用。当阮妈妈声情并茂说道：“我的儿啊，你也不想想，将来你们同学派对的时候，人家带的都是硕士、博士，或在政府、国企工作的女朋友，你带个K厅的小姐，别说我们的脸，你的脸往哪儿放呢？”

这小阮低头一想也是，细数了下大学里的同班同学：部长儿子小张的女朋友是“德国海龟”，省长儿子小王的女朋友是“国企高管”，最差的市长儿子小李也找了个硕士在读的女朋友……自己这个国务院总理的儿子带了这样的女朋友出去，确实是有损份儿。

就这样，慢慢地，小阮也由当初离别时滚烫的一杯热茶慢慢变成了一杯温开水。小阮心态的转变正应了一句老话：爱情是女人无法克服的，名利则是男人无法克服的。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自从小阮走后，而小小整日足不出户，专心等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小阮的宝马香车来接人！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小阮的一丁点儿信息。

一个月过去了，不见情郎的踪影。

半年过去了，连个书信都没来。

一年过去了，小小等得花儿都谢了。

长夜难眠，小小挥笔写下一首《减字木兰花》：

别离情绪，万里关山如底数。

遣妾伤悲，未必郎家心不知。

自从君去，数尽残冬春又暮。

音信全乖，等到花开不见来。

少女情怀总是诗，总是写给那唯一的读者！

旁观者清，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同行姐妹劝她：“算了，忘掉小阮吧，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妹子你才十八岁，有的是资本呢。”这话虽然粗了点，但是话粗理不粗，用一句著名的诗歌语言表述，就是——相信未来！

但这苏小小是个实心眼的人，她是个活在理想梦幻当中的女人，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学女青年的致命伤。她就认准了小阮这棵树，决心吊死在上面，最后以至于茶饭不思，害起相思病来。

小小相信，小阮一定会回来的，他说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呢。她一遍遍追寻往日的欢乐，那些山盟海誓难道都随风飘散了吗？

小小啊，太傻，太天真！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转眼到了秋天，秋高气爽，清风徐来，天凉好个秋！缠绵卧床多日的苏小小打算出去散散心。这样，又乘着她的油壁车出来了。

车到西湖时，小小不由想起与阮郁相遇的往事，她缓步下车，走到湖边。

这时，她看见一位书生正愁容满面地呆望着湖水。眼前这个书生虽然衣着寒酸，却掩不住温文之气，模样酷似小阮。

苏小小不禁怦然心动，于是停下脚步询问。

对方见是一位美丽的姑娘相问，神态又充满着关切，就非常拘谨地相告：“小生姓鲍名仁，家境贫寒，读书荒山古寺之中，准备入京应试，无奈盘缠短缺，无法成行。今考期临近，我只能望湖兴叹！”

有道是：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寒门读书人多年苦

读，就指望着考试改变命运呢，如今连考场的门都进不了！这鲍仁的痛苦苏小小深表理解。

此外，她觉得，眼前这位书生风姿出众，谈吐不凡，将来必然大有前途。于是，小小不避嫌疑地说：“妾见君仪表堂堂，必非久居人下之人，我愿倾囊相助。”鲍仁没有想到天上掉下来的这位美女居然是自己的贵人，当然感激不尽。

回到家，苏小小变卖了一些贵重首饰，给鲍仁打点了行装，送他上路。鲍仁得到佳人如此鼓励，满怀抱负地奔赴考场。

这样，苏小小不仅获得了仗义疏财的称誉，还收获了一位蓝颜知己。

那小小与鲍仁之间是否存在爱情呢？可以肯定地说，小小对鲍仁动的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情，而是一种母亲式的付出，她并不希冀什么报答。这纯粹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顶多属于第四种感情。

除了阮郁与鲍仁，苏小小的传奇中还有一个是父母官的男人。

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季，当时的上江观察使孟浪途经钱塘。他久闻苏小小盛名，但身为官员不好登苏小小之门，便派人去唤苏小小前来住所陪饮助兴。

过了一会儿，派去的人回来了，他禀报说，苏小小被人请去西溪赏梅了。孟浪十分扫兴。

第二天，派人再去，侍女回复说姑娘昨夜酒醉，现在还没有起床。来的人发急道：“再不去，孟老爷要给她颜色看了！”苏小小在里间听见，理也不理。

不知是孟长官本人的态度傲慢呢，还是传话的人态度傲慢，反正苏小小感到这个孟长官有点冲！这样，催请了几次，苏小小姗姗而来。

孟长官觉得这苏小小实在是不给他面子，不免心里暗暗生气。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随行的人都为苏小小捏了把汗，这孟长官少年得

志，年纪轻轻就已为一方大吏，岂是轻易能得罪的！

果然，孟浪孟老爷要给她点颜色看看。只见他指着庭外一株梅花，不紧不慢地说：“都说你是个才女，现在你在半小时之内给我做首诗。看你的名声是做出来的，还是吹出来的。”

这场景，让人想到陈思王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好个苏小小，沉吟了片刻，从容不迫地信口吟出：

梅花虽傲骨，怎敢敌春寒？

若更分红白，还须青眼看！

明白人应该看懂了其中的意思，这几句话可说是绵里藏针。我翻译一下，大意是：我虽是一朵有傲骨的梅花，但还是不敢跟领导您较劲的。但如果您非要让我来相见，还请您尊重我的人格！

苏小小这话里既有讨饶的意味，但又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孟浪赞佩不已，于是宾主畅饮，直至夜半时分，才明灯执火送苏小小还家。

这样，苏小小又发展了一个蓝颜知己！这段时间，苏小小仍然没有忘记阮郎，每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眼看镜中花容日益瘦。

转眼春去秋又至，小小终于接到阮郁的信。只见她脸色苍白，双手微颤，眼里噙着两滴泪花，好久才吐出一句：“原来如此！”不用说，这是一封颇有杀伤力的绝交信，

不久，苏小小泪尽相思地，魂归离恨天。

苏小小的故事告诉我们：官二代不能爱。这类人的背后大多有冷酷无情的父母，他们位高权重，极看重社会地位；并且官二代的意志也不坚定，容易动摇变节，与这类人恋爱，风险系数太大。

这时，鲍仁已金榜题名，出任滑州刺史，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市级领导了。他在赴任时顺道经过苏小小家，本欲学韩信来报答知己之恩，

没想到，却赶上她的葬礼。

鲍仁抚棺大哭，为苏小小操办丧事，并在她的墓前立碑曰：钱塘苏小小之墓。并留诗云：“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

生在西泠，死在西泠，葬在西泠，不负一生爱好山水的性格，这是苏小小的遗愿。如今，这西泠桥畔的埋香之所，既了却了佳人遗愿，又为西湖的山水增光添色。

伤心总是难免的，但是还要一往情深！这个水做的女孩，如今又回归了水边。西湖的水——小小的泪！

从此以后，苏小小的芳名与西湖并传，天下游人每到西泠桥畔，都会发出不少感慨。而那幽静娴美的西湖，少了当初那个乘着油壁车朗声吟诗的女子，如何不落窠呢。像罗大佑吟唱的那样，不知不觉间，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她的笑颜。

后代的文人虽然没见过苏小小的照片，但有这首小诗就够了。诗歌是太精灵的体裁，文学是太玄妙的事情。有人写了一万首诗都是自言自语，有人写了一首就成了千古名作，你不服气不行！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才子因这首小诗而寻到钱塘小小的芳冢前，遥想凭吊这位薄命的红颜。苏小小，成了男人心中的一个梦。

凭借这首小诗，苏小小不仅活到几千年后的二十一世纪，还跻身中国畅销文学作家之列。每个朝代都有她数量不菲的铁杆“粉丝”，男女通吃，并且可以保证的是，绝对不含“僵尸粉”。

中国的文人，别看他们编书赞美贞烈女子，实质上他们对烈女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同时，对于喜爱艺术的人来说，有才艺的妓女也是一种文化，如何阅读，如何欣赏，个人的品味不同。

苏小小最火的时候是在唐代

苏小小的粉丝档次之高，影响之大，也以唐代诗人最为。不知最早是哪个星探挖掘出来的，反正唐代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是苏小小的粉丝，

而且级别是相当的高——骨灰级。

在这些骨灰级粉丝中，有大家熟知的白居易、李贺、刘禹锡、温庭筠等一流诗坛高手，也有在当时小有名气，但不为后世所知的徐铉、殷尧藩等二、三流小文人。他们在苏小小的墓前纷纷发帖顶帖，引发了整个帝国的追捧点击狂潮。

高手毕竟是高手，这些诗人发的帖子文采斐然，既有风景，还有风情。

先看白居易的帖子，是这样写的：“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在白诗人的帖子里，苏小小是一位住在乡村别墅，屋前种满垂柳的天仙妹妹。

这个帖子的精彩之处在于以柳喻美女苏小小，比用花比美女似乎更为别致些。用一句文言文说，就是“乐而不淫”，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多情不滥情，风流不下流。

为什么白居易一见柳树就想起名妓苏小小？此外，白诗人的诗中好像老是与柳树纠缠不清，有严重的柳树情结。

这个说来话长了，现在回到我们开篇所讲苏小小“燕引莺招柳夹途，章台直接到西湖”诗中的职业术语。

先说“章台”。汉代时长安城有章台街，是当时长安妓院集中之处，后世遂以章台代指妓院等情色场所。《汉书·张敞传》：“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古注谓其不欲见人，以扇自障面，后世以“章台走马”指冶游之事

而“柳”则是青楼女子的代称。这种意思最早可能来自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这组诗的其二曰：“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夫。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自苏小小诗中以“柳”自喻身份后，“柳”在后代成为固定的风尘